

選舉輸家和贏家的情感極化差異： 政治效能感的調節作用*

王靖興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摘要

過去研究已指出選舉輸家和贏家在民主滿意度和政治支持上具有顯著的差異，然而卻鮮少有研究檢視選舉輸家和贏家在情感極化的程度上是否有顯著的不同。本研究認為在選舉競爭激烈的情況下，選舉輸家對於勝選者缺乏信心，不信任勝選者會回應其需求，加深其與勝選陣營之間的鴻溝，進而具有較高的情感極化程度。另一方面，選舉贏家則因為處於勝選、掌握政治權力的一方，對於敵對陣營可能較具有包容力，因此會具有較低的情感極化程度。此外，本研究進一步提出選舉輸家/贏家與情感極化之間的關係會受到政治效能感的調節作用而產生異質性的影響。利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21年大規模基點調查面訪案的資料，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選舉輸家和贏家在情感極化上具有顯著性的差異，亦即選舉輸家的情感極化程度高於選舉贏家，然而隨著政治效能感的提高，選舉

* 本文曾於2023年7月10日，在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辦的「國家安全與民主參與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作者感謝國立中正大學林瓊珠副教授的評論與寶貴修改建議，以及中央研究院吳重禮特聘研究員、國立中正大學莊文忠教授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黃信豪教授對本文的指導與建議。此外，作者也感謝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所提供的資料，以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和編輯委員的寶貴建議與指正。本文內容由作者負全責。最後，作者衷心感謝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的支持。

輸家的情感極化程度會逐漸降低，而選舉贏家的情感極化程度則是逐漸增加。不過，進一步利用2008年到2020年四次總統選舉調查資料的分析結果則發現，選民類型、政治效能感和情感極化之間的關係在不同年度和選舉脈絡下會有所不同。整體而言，本研究的發現將有助於增進我們對於選舉輸家和贏家政治影響的瞭解，並且為探索情感極化成因的相關文獻做出貢獻。

關鍵詞：選舉輸家、選舉贏家、情感極化、政治效能感、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 * *

壹、前言

政治極化已成為全球民主社會的普遍現象，其意指具有不同政治意識形態或政治信仰的個人和群體之間日益加深的衝突與分歧，對於民主政治的運作、社會凝聚力的加強，以及政府的有效治理具有深遠的影響。以美國為例，美國政治極化的情況近年來變得日益嚴重，兩大主要政黨，即共和黨和民主黨，在許多政策領域上存在明顯的分歧。這些分歧涉及稅收、社會福利、環境保護、移民政策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問題。兩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加劇了政治對立，並導致了嚴重的政策僵局。另一方面，美國社會在文化和價值觀上也出現了嚴重的分歧。重要的社會議題，例如墮胎權、同性婚姻、槍支控制等，在社會中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和對立，這些文化和價值觀的分歧，加上共和黨和民主黨在這些議題立場上的顯著差異，更進一步加劇了美國政治極化的現象。反觀臺灣，政治極化的情況似乎日趨嚴重，政黨之間的選舉競爭激烈，彼此的對立也日益加深。政黨為了爭取選民的支持，常常採取激進和對抗性的言論和策略，進而加劇了政治極化，使得政治議題更加二元化，難以找到妥協和共識。此外，大眾傳播媒體對於臺灣政治極化的推進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同政治立場的媒體機構傾向於報導符合自己觀點的新聞和評論，並吸引具有相同政治觀點的民衆觀看，進而強化民衆內心對於政治議題的立場，使得具有不同政治觀

點的民衆更難以進行對話，導致社會對立和衝突的加劇。

鑒於政治極化對於民主政治運作的重要影響，過去已有許多研究嘗試瞭解影響民衆政治極化態度的因素。雖然政治極化指涉民衆的政治態度偏離中間位置、走向意識形態極端的分歧，但是政治極化可進一步被區分為「意識形態極化」（ideological polarization）和「情感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前者是指個人或群體在政治信仰和價值觀上的分歧，其反映了塑造個人政治傾向的政策偏好、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觀的差異；後者則是指個人或群體基於本身的政治認同所產生的情感和極化。其著重在個人對於所反對的政治團體成員的感受、態度和敵意。相較於意識形態極化，情感極化是由厭惡、敵意和不信任等負面情緒所驅動，而非僅是政策偏好或意識形態的差異。其涉及一種「我群」與「他群」的心態，亦即個人對自己所支持的政治團體成員持正面態度，但是對所反對的政治團體成員則是持負面態度（Iyengar et al. 2012）。雖然在概念上政治極化可以區分為「意識形態極化」和「情感極化」，但是兩者之間具有緊密的關聯性。Webster和Abramowitz（2017）透過美國的調查資料和實驗設計即發現意識形態的距離認知會強烈影響民衆對於敵方政黨和候選人的情感評價；Mason（2018）亦指出意識形態中的政治認同因素會加劇個人對於外群體的情感極化程度。由於情感極化會強化民衆之間的黨派偏見，並且導致個人容易對於政治議題產生更複雜的情緒反應，因此情感極化的成因與影響受到學界相當大的關注。本研究嘗試提出一個新的理論觀點，亦即選舉輸家和贏家來解釋個人的情感極化，並進一步檢視政治效能感是否會調節選舉輸家和贏家的情感極化程度。

在民主國家中，選民可以透過定期性的改選決定國家未來一段期間的政治領導人，並且透過定期性的改選以確保政府的責任和問責制度得以有效運作。當選舉週期固定且公開進行時，選民有機會對現任政府的表現進行評估，並選擇是否支持其續任。此外，取得政治權力的政治領導人為了保住職位，必須對自己的政策和行為負責，以求在下一期選舉中獲得選民的繼續支持。然而，選舉的結果必然會出現選舉輸家和贏家，當民衆支持的政黨或候選人未能贏得選舉時，其常常會感到失落，甚至因為敵方陣營的勝選而產生威脅感，進而可能導致憤怒、沮喪和怨恨等負面情緒。尤其是當他們認為選舉獲勝的政黨或候

選人與其價值觀截然不同，或是對其利益構成直接威脅時，這些負面情緒可能會加劇情感極化的程度，因為選舉輸家會對選舉贏家產生更加敵對的態度。據此，本研究認為選舉輸家和贏家的觀點可以為個人的情感極化態度提供解釋力。另一方面，政治效能感是指個人對於自己理解和影響政治事務能力的信念，其包含一個人在參與政治活動時所感受到的自信和有效性。由於政治效能感會影響個人與政府互動之間的認知和緊密程度，故本研究認為政治效能感與選舉輸家和贏家之間會產生交互作用，影響個人的情感極化程度。利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的資料，本研究發現，選舉輸家和旁觀者會因為其政治效能的提升而降低其情感極化的程度；反之，選舉贏家會因為其政治效能的提升而增加其情感極化的程度。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將有助於增進我們對於影響情感極化因素的瞭解，並對情感極化研究領域的文獻做出貢獻。此外，本研究發現隱含著選舉結果的勝負將會對選舉輸家和贏家的情感極化產生顯著性的影響。不過，雖然選舉輸家傾向會具有較高的情感極化程度，但是隨著政治效能感的提升，將有助於減緩其情感極化的程度。本文接下來的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節透過過去文獻的爬梳和理論探討，解釋選舉輸家和贏家、政治效能感，以及情感極化之間的理論機制，並推導所要驗證的研究假設；第三節說明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來源、變數操作方式以及分析方法；第四節呈現資料分析的結果，以檢視本研究所提出之假設是否獲得驗證；最後，第五節則是摘述本研究的主要發現，並討論其可能的學術與實務意涵。

貳、文獻檢閱和理論架構

情感極化是指不同政治或意識形態團體之間的分裂和敵意，其特徵是對外團體成員產生強烈的負面情緒，例如仇恨或不信任。情感極化對於民主社會可能構成威脅，當不同的政治分歧變得根深蒂固並伴隨著強烈的負面情緒時，想要進行建設性的對話並找到共同點就變得更加困難，而這將阻礙民主政治的運作，損害政府決策的過程，並可能導致政治僵局。因此，過去已有許多研究嘗試探索影響個人情感極化態度的因素。Druckman和Levy（2022）將影

響情感極化的原因整理為內在和外在因素兩大類，前者包含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刻板印象（stereotypes）、動機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和心理特質（psychological traits）；後者則包含媒體（media）、社會分類（social sorting）、菁英影響（elite influence）和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

就內在因素而言，Iyengar et al.（2019）探討美國情感極化的成因和影響，其指出對於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社會認同強化是解釋美國民眾情感極化的重要因素。由於個人對其所屬的政治和社會團體的強烈認同將會產生「我群」與「他群」的心理認知，導致對持相反觀點的人或團體的負面情緒加劇。其次，刻板印象會引起強烈的情緒反應，包括恐懼、憤怒或鄙視。這些情緒反應可能會加劇對目標群體的偏見和敵意。當個人基於刻板印象將負面情緒與特定團體做聯結時，由於情緒凌駕於理性思維和同理心之上，可能會加劇情感極化。Rothschild et al.（2019）即發現當民眾具有政黨刻板印象時，會展現比較高程度的情感極化和意識形態極化。第三，動機推理是指個人以符合其擁有的信念、價值觀或目標的方式選擇性地解釋、評估和記住資訊的認知過程。由於動機推理者更有可能尋找有利於他們既有立場的資訊，認為強化資訊比反駁資訊更有說服力，並會針對矛盾資訊提出反駁論點，故動機推理有可能透過選擇性的媒體暴露和社會認同過程來影響個人的情感極化（Druckman and Levy 2022）。最後，有些研究已經指出心理特質會影響個人的情感極化，例如Simas et al.（2020）認為個人的同理心會偏向其內團體，進而加劇政治極化，透過美國全國大樣本的分析證實同理心和情感極化具有顯著的正相關，亦即同理心愈高的民眾愈有可能展現高度的情感極化。另外，Renström et al.（2023）在瑞典和德國進行調查實驗以檢視威脅感知和情緒對於個人情感極化的影響，發現當民眾意識到自己所屬的內團體受到威脅時，他們會因為威脅感所引發的憤怒情緒進而增加與對立政黨支持者的疏遠。

就外在因素而言，首先，媒體可以透過許多方式來影響情感極化，如同溫層效應、選擇性新聞暴露和網路使用。Lelkes et al.（2017）即利用美國的州通行權法（state right-of-way laws）來衡量每一個郡寬頻網路的使用情況，並結合2004年和2008年的大型調查資料，發現寬頻網路的普及會增加民眾對於總統候選人的情感極化程度。其次，社會分類是指個人和團體與擁有相似信仰、

價值觀和身份的其他人與團體保持靠近，但是與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和團體保持距離的過程。社會分類可以讓志趣相投的人之間培養群體認同感和歸屬感。當人們周圍都是與自己信仰相同的人時，他們會對自己的團體產生更強烈的認同，並可能將團體之外的人視為威脅或對手。這種強化的團體認同可能會增加對對立團體的敵意，從而導致情感極化。Mason（2016）提供實驗證據顯示社會分類能夠激發個人憤怒和熱情等情緒，進而增進情感極化。第三，精英與民眾之間的互動亦是情感極化的一個外部驅動因素。Rogowski和Sutherland（2016）在美國所進行的調查實驗發現政治人物之間意識形態差異的增加會導致民眾的情感評估日益極化，尤其是對那些具有更強的意識形態承諾和政治興趣更高的受訪者的情感極化會產生更大的影響。最後，政治制度對於情感極化亦有可能產生影響。Gidron et al.（2020）透過一個比較的觀點來檢視制度和情感極化之間的關係，發現經濟狀況（如失業和不平等）和多數決制度（如單一選區）與大眾情感極化的相關性更強，但是與精英意識形態極化的相關性則較弱。

雖然過去文獻已指出許多內在和外因素會影響情感極化，但是較少研究從選舉輸家和贏家的觀點來檢視民眾的情感極化程度。每次選舉結束將會使選民被區分為選舉贏家和輸家，前者是指選民所支持或投票的候選人或政黨贏得選舉；而後者則是落選的一方。有關選舉贏家和輸家在政治態度上的顯著差異已獲得許多研究的驗證，例如張佑宗（2009）發現選舉結果所產生的勝選陣營與敗選陣營在民主支持的態度上具有明顯的差異，亦即選舉輸家多屬於民主批評者；其次是民主反對者，只有很少的人屬於民主支持者。另一方面，雖然選舉贏家也有比較多的人屬於民主批評者，但比例上少很多；其次是民主支持者。其研究結果顯示選舉贏家與輸家是解釋不同的民主支持類型最重要的因素。由於選舉勝負攸關誰擁有執政的權力，以及決定誰能分配政治資源，因此本研究認為選舉輸家和贏家將會展現不同的情感極化情況。確切而言，選舉輸家會對選舉的公平性產生懷疑，甚至不接受選舉的結果，對選後由敵對政黨所主導的政局抱持負面的態度（林聰吉 2013）；相反地，選舉贏家會因對執政者有所支持與期待，認為勝選者將會對其需求有所回應，因而傾向對於選舉的公平性以及選後各種政治情況產生正面的評價（Anderson and Tverdova

2001)。鑒於選舉結果有可能影響民衆對於對立政治陣營的情感評估，故本研究認為從選舉輸家和贏家的觀點來檢視情感極化應有助於增進瞭解導致情感極化的原因。從選舉輸家的角度探索情感極化可以讓我們瞭解當經歷選舉挫敗之後，是否會加劇其對於勝選一方的負面情緒，進而提升其情感極化的程度；而從選舉贏家的角度分析情感極化則可以讓我們知道選舉勝利是否可能導致其過度自信和輕視敗選的一方，進而強化其情感極化，或是因為勝選而對敗選的一方產生同情和憐憫之心而弱化其情感極化。

就理論機制而言，情感極化根源於個人對其政治對手的強烈情感、偏見和看法，而選舉結果會讓不同政治陣營的選民產生不同的情緒。當民衆支持的政黨或候選人贏得選舉時，他們可能會感到興奮、喜悅和滿足，這是因為他們可能在競選過程中投入了相當多的時間、精力和資源，而選舉勝利象徵著他們的政治信念和選擇是正確的，因此可以產生成就感和對未來的樂觀情緒。相反地，當民衆支持的政黨或候選人落選時，他們可能會感到失望、沮喪和悲傷，甚至質疑勝選政黨或候選人未來將採取的政策方向和內容。換言之，獲勝政黨的支持者往往會經歷正面的情緒，例如快樂、滿足和熱情；相較之下，敗選一方的支持者常常會感到失望、沮喪和憤怒等負面情緒。Pierce et al. (2016) 檢視選舉結果對於選民幸福和悲傷情緒的影響，發現敗選政黨的支持者的幸福感會下降，不過對於勝選政黨的支持者的幸福感影響較小。簡言之，選舉結果所產生的情感分歧會加深選民之間的黨派敵意和仇恨，並可能導致情感極化的加劇，尤其是屬於選舉輸家的民衆。此外，屬於選舉輸家的民衆可能會對勝選的政黨或候選人感到威脅，因為他們可能會認為勝選陣營未來的政策和行動會損害他們的利益和價值觀，進而對勝選政黨或候選人產生強烈的敵意和抵抗感。Moehler (2009) 針對十二個非洲國家的研究就發現，屬於選舉輸家的民衆不太願意相信其政治制度，以及不同意政府的權威。另一方面，選舉結果除了會產生選舉輸家和贏家之外，亦會產生一群不在意選舉結果的旁觀者，他們可能不去投票或是投廢票，故哪一個政黨或是候選人贏得選舉並不會對其產生任何的情緒反應或是威脅感受。因此，選舉結果理應不會影響旁觀者的情感極化。綜合上述討論，本研究認為屬於選舉輸家和贏家的選民會展現不同程度的情感極化，並提出下列兩個假設：

假設一：相較於選舉贏家，選舉輸家會具有比較高的情感極化程度。

假設二：旁觀者的情感極化程度介於選舉輸家和贏家之間。

其次，本研究提出政治效能感將會調節選民類型與情感極化之間的關係。具有較高程度政治效能感的民衆相信自己有能力理解和影響政治制度，並且更有可能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和討論，尋求彌合不同政治陣營之間的分歧並找到共同點。此外，政治效能感通常與更廣泛地接觸不同的政治觀點相關（Brundidge 2010），亦即具有較高程度政治效能感的民衆更有可能尋求不同的政治觀點，與來自不同意識形態背景的人接觸，並建立跨越政治分歧的關係。這種接觸可以透過強調共同的關注焦點和價值觀來促進理解、同理心，以減少情感極化。因此，本研究預期政治效能感可以調節不同類型選民的情感極化。確切而言，鑒於具有較高程度政治效能感的民衆對於自身政治能力較有信心以及更有可能接觸不同的政治觀點，因此本研究認為隨著政治效能感的提升，將有助於減少選舉輸家和旁觀者的情感極化，進而提出第三個假設：

假設三：選舉輸家和旁觀者的情感極化會隨著政治效能感的提升而減弱。

最後，有關政治效能感對於選舉贏家的情感極化的調節作用，本研究認為有兩種可能性。一方面，政治效能感有可能提升選舉贏家的同理心和包容性，因此隨著選舉贏家政治效能感的增加，將有助於降低其情感極化的程度。另一方面，政治效能感的提升亦有可能加強選舉贏家的情感極化，此主要是基於賦權理論（empowerment theory）的觀點。賦權理論著重個人或是團體獲得政治權力、資源以及掌控自己生活或決策的過程，並進而增強其形塑自己未來的信心和能力。過去已有研究利用賦權理論來解釋弱勢或是少數團體的政治態度和參與（吳重禮 2005；吳重禮、崔曉倩 2010），而本研究認為選舉贏家因為其所支持的政黨或候選人贏得選舉、取得治理權力，在心理上會感到自己和所屬團體的意見得到社會和政治系統的認可和支持，並且這種勝利感會增強其政治效能感，亦即對於自己瞭解和參與政治的程度更有信心，以及認為政府會對其需求進行回應（Nadeau and Blais 1993）。李世宏（2006）的研究即指出當縣市首長由外省人擔任時，非外省族群的政治效能感較可能降低，此隱含著當屬於「我群」的政黨或是候選人勝選時，將會提升自身的政治效能感，亦即選舉贏家相較於選舉輸家和旁觀者會展現較高的政治效能感。選舉勝利意謂著所屬

政治陣營在政治系統中獲得了更大的影響力和權力，因此所產生的政治賦權感會使個人更加認同和支持其所屬政治陣營的立場和政策，進而有可能加深對敵對陣營的負面情感。簡言之，隨著政治效能感的提升，選舉贏家在政治上的信心和掌控感亦隨之增加，他們更可能強烈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對反對者的情感反應也會更加極端，從而導致其情感極化的加劇。鑒於政治效能感對於選舉贏家的情感極化可能具有負向和正向的調節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兩個假設，並透過後續的實證分析以檢視何者成立：

假設四之一：選舉贏家的情感極化會隨著政治效能感的提升而減弱。

假設四之二：選舉贏家的情感極化會隨著政治效能感的提升而增強。

參、研究資料、變數操作和分析方法

爲了驗證政治效能感對於選舉輸家和贏家的情感極化態度的異質性影響，本研究使用來自於「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以下簡稱：TEDS）2021年大規模基點調查面訪案的資料（陳陸輝 2021）。¹該調查的母體爲全臺灣年滿18歲以上具有戶籍的民衆，透過全國門牌地址隨機抽樣（Address-Based Sampling, ABS）以及進行戶中選樣來選取受訪者。調查訪問時間爲110年1月10日至5月17日，總共成功訪問3,547位受訪者。爲了使受訪樣本在人口特徵結構上與母體一致，利用「多變數反覆加權法」（raking），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地理區域等變數進行檢定與加權，以確保樣本結構與母體並無差異。因此，在本研究的後續分析中將採取加權的方式進行，另外由於變數遺漏值的關係，本研究的有效分析樣本數爲2,755個。以下將就本研究分析變數的操作方式進行說明。

本研究的依變數爲個人的情感極化態度。過去研究使用不同的方式來測量個人的情感極化程度，最常見的是利用情感溫度計，要求受訪者針對主要政

¹ 本文使用的資料全部係採自「2020年至2024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1/4）：大規模基點調查面訪案」（MOST 109-2740-H-004 -004 -SS4）。計畫主持人爲陳陸輝教授；詳細資料請參閱TEDS網頁：<http://teds.nccu.edu.tw>。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惟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黨表達喜好的程度；第二種是要求受訪者評估正面和負面特徵描述不同政黨的適切程度，正面特徵如愛國心、智慧、誠實、開放和慷慨，而負面特徵包括虛偽、自私和卑鄙；第三種是要求受訪者表達他們對於不同政黨會做正確事情的信任程度；最後則是使用一組題目來衡量受訪者對於結交不同政黨傾向的親密朋友、擁有不同政黨傾向的鄰居，以及讓自己的子女與不同政黨傾向的人結婚所感到自在的程度（Druckman and Levendusky 2019）。鑒於資料上的限制以及多數有關情感極化的研究大多是以情感溫度計來進行測量，故本研究將以受訪者對於主要政黨的喜好程度來衡量其情感極化的程度。確切而言，本研究將利用受訪者對於民進黨和國民黨的喜好程度來測量情感極化。雖然臺灣屬於多黨制國家，但是在政治光譜上可大略區分為泛綠和泛藍兩大政治陣營，而民進黨和國民黨即為兩大政治陣營的主要代表政黨。在實際操作上，本研究利用受訪者對於民進黨和國民黨喜好程度的差異來測量情感極化，亦即將受訪者對於兩黨的喜好程度（0到10）相減取絕對值，故情感極化的數值範圍介於0到10之間，數值愈高代表受訪者的情感極化程度愈高。測量情感極化的問卷題目如下：

1. 我們想要請您用0到10來表示您對國內幾個政黨的看法，0表示您「非常不喜歡」這個政黨，10表示您「非常喜歡」這個政黨。首先您會給國民黨多少？
2. 那民進黨呢？

本研究的主要解釋變數為選舉輸家和贏家，以及政治效能感。就選舉輸家和贏家的操作化方式而言，本研究以受訪者在2020年總統選舉的投票對象來判別受訪者屬於選舉輸家或是贏家。由於2020年總統選舉有三組候選人，故本研究將投給蔡英文和賴清德的受訪者歸為「選舉贏家」，而投給宋楚瑜和余湘，以及韓國瑜和張善政的受訪者歸為「選舉輸家」。另外，有些受訪者在2020年總統選舉中並沒有投票權，或是當時沒有去投票，或是投廢票，或是未領票，故本研究將上述情況的受訪者歸為「旁觀者」。分析時創造「選舉輸家」和「旁觀者」兩個虛擬變數，並以「選舉贏家」作為對照組。另一方面，關於政治效能感的操作化方式，雖然政治效能感可以區分為內在和外任政治效能感，但是本研究並未做此區分，而是著重在整體的政治效能感，並使用「臺

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長期測量政治效能感的三個題目來進行衡量。本研究將受訪者對於這三個題目的回答加總取平均數，最終量表的數值範圍介於1到4之間，數值愈高表示受訪者的政治效能感愈高。²

另外，爲了避免錯誤估計選舉輸家和贏家、政治效能感，以及情感極化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根據過去文獻的發現，在統計模型中控制住有可能影響情感極化的因素，包含政治興趣、黨性強度、族群認同、統獨立場，以及人口特徵變數。³首先，過去研究已指出政治興趣會影響個人的情感極化程度（Rogowski and Sutherland 2016; Reiljan and Ryan 2021）。當個人對政治高度感興趣時，他們往往會更關注政治議題，並對自己所認同的政治團體或意識形態有更強烈的依戀。而這種高度的政治興趣往往會導致個人對自身的政治信仰有更強烈的情感投入，並對其所支持的政黨產生更強的認同感以及排斥其他的政黨。因此，政治興趣愈高的人傾向具有較高的情感極化程度。本研究將政治興趣編碼爲1到4，數值愈高表示受訪者對於政治事務愈感到興趣。其次，黨性強度與情感極化之間的關係已獲得過去研究的驗證（蕭怡靖 2014; Iyengar et al. 2019），亦即民衆對於自己所支持政黨的認同強度愈強，對於其他政黨的容忍度將會降低，進而導致情感極化的提升。因此，本研究納入黨性強度作爲控制變數，並將其編碼爲1到4，數值愈高表示黨性愈強。第三，由於族群認同與統獨立場對於臺灣民衆政治態度的顯著影響，故本研究在分析時將這兩個變數予以控制。將受訪者的族群認同區分爲三類：「雙重認同」、「臺灣人認同」，以及「中國人認同」，分析時以「雙重認同」作爲對照組；統獨立場則是區分爲三類：「維持現狀」、「偏向獨立」，以及「偏向統一」，分析時以「維持現狀」作爲對照組。⁴最後，就人口特徵變數而言，本研究將受訪者的

² 本研究使用Cronbach's Alpha檢定政治效能感三個題目的內部一致性，結果顯示Cronbach's Alpha係數爲0.596，而進一步進行因素分析的結果也顯示三個題目落在同一個因素上，故將三個題目合併爲單一指標是可被接受的。

³ 雖然學理上媒體接觸有可能對個人的情感極化產生影響，但是礙於資料限制，本研究僅能將受訪者對於媒體政治新聞的關注程度納入分析，並未發現其與情感極化之間具有顯著性的關係。爲了分析模型的簡約性，本研究最終選擇不將媒體政治新聞的關注程度納入分析。

⁴ 本研究將支持「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和「永遠維持現狀」的受訪者

教育程度分爲「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高中職教育程度」、「專科教育程度」和「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四類，分析時以「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作爲對照組；省籍區分爲「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和「其他」四類，分析時以「本省客家人」作爲對照組；⁵年齡是以調查年（110年）減去受訪者的出生年來計算受訪者的年齡，而性別則是以「男性」爲對照組。表1呈現本研究所使用的等距變數的描述性統計量，表2則是呈現所使用類別變數的次數分配，關於各變數的問卷題目請參見附錄1。

表1 變數描述性統計量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情感極化	3.05	2.84	0	10
政治效能感	2.58	0.50	1	4
政治興趣	2.38	0.77	1	4
黨性強度	2.15	1.04	1	4
年齡	45.95	16.48	18	98
樣本數	2,755			

資料來源：TEDS2021（陳陸輝 2021）。

表2 變數次數分配

	次數	百分比
選民類型（選舉贏家=0）		
選舉贏家	1,490	54.1%
選舉輸家	700	25.4%
旁觀者	565	20.5%
族群認同（雙重認同=0）		

合併爲「維持現狀」；支持「儘快獨立」和「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合併爲「偏向獨立」；支持「儘快統一」和「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合併爲「偏向統一」。

⁵ 省籍的「其他」類別包括原住民、大陸新住民、外國新住民以及外籍人士。

	次數	百分比
雙重認同	903	32.8%
臺灣人認同	1,759	63.8%
中國人認同	93	3.4%
統獨立場（維持現狀=0）		
維持現狀	1,394	50.6%
偏向獨立	1,092	39.6%
偏向統一	269	9.8%
教育程度（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0）		
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	500	18.1%
高中職教育程度	768	27.9%
專科教育程度	329	12.0%
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	1,158	42.0%
省籍（本省客家人=0）		
本省客家人	334	12.1%
本省閩南人	2,086	75.7%
大陸各省市人	280	10.2%
其他	55	2.0%
性別（男性=0）		
男性	1,411	51.2%
女性	1,344	48.8%

資料來源：TEDS2021（陳陸輝 2021）。

在分析方法方面，由於依變數情感極化為一個介於0到10之間的等距變數，故本研究將使用多元迴歸模型來估計變數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將估計的多元迴歸模型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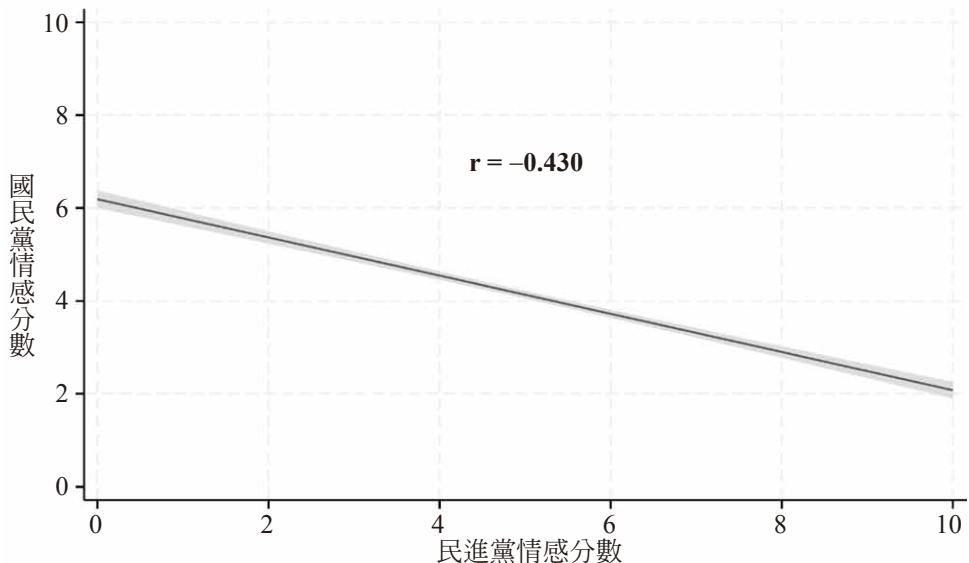
$$\begin{aligned} \text{情感極化} = & \alpha_0 + \beta_1 (\text{選舉輸家}) + \beta_2 (\text{旁觀者}) + \beta_3 (\text{政治效能感}) \\ & + \beta_4 (\text{選舉輸家} \times \text{政治效能感}) + \beta_5 (\text{旁觀者} \times \text{政治效能感}) + \gamma_i C_i + \varepsilon_i \end{aligned}$$

其中 C_i 是代表控制變數的向量，包含政治興趣、政黨認同、族群認同、統獨立場，以及人口特徵變數； γ_i 是代表控制變數迴歸係數的向量； ε_i 則是誤差項。

肆、研究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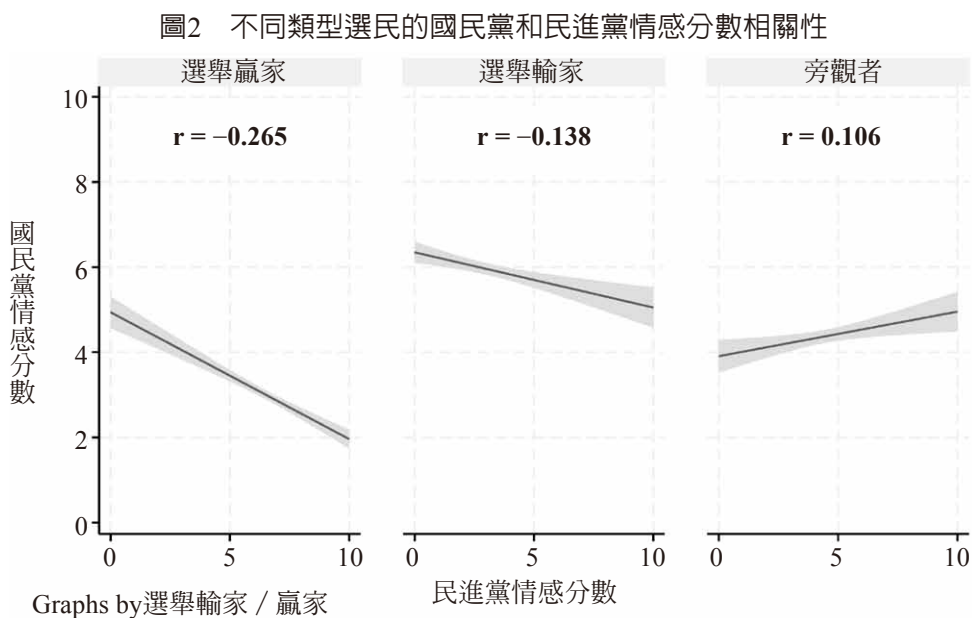
本研究首先針對臺灣民衆的情感極化情形進行描述性的分析。圖1呈現民衆對於民進黨和國民黨兩黨喜好程度的相關性分析結果，若是民衆對於兩黨的喜好程度呈現對立態勢，亦即喜歡其中一黨的程度較高，但是喜歡另一黨的程度較低時，即表示民衆出現情感極化的現象，此時相關係數將呈現負值，且相關係數愈接近「-1」，表示情感極化的程度愈高。從圖1可知，民衆對於民進

圖1 國民黨和民進黨情感分數相關性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黨和國民黨兩黨的喜好程度呈現負相關，且相關係數為 -0.430 。相較於蕭怡靖（2014）針對1996年至2012年臺灣民眾政治極化的分析結果，2021年臺灣民眾的情感極化程度並不低，與2008年政黨情感極化最嚴重時的情況相近（相關係數為 -0.433 ）。圖2則進一步檢視是否不同類型的選民對於民進黨和國民黨兩黨的喜好程度呈現不同的相關情形。結果發現屬於選舉輸家和贏家的民眾對於民進黨和國民黨兩黨的喜好程度皆為負相關，顯示這兩種類型的選民皆會產生情感極化的情形，而且選舉贏家相較於選舉輸家似乎有較高的情感極化情形。另一方面，屬於旁觀者的選民對於民進黨和國民黨兩黨的喜好程度則是呈現正相關，表示此類型的選民並不會出現政黨情感對立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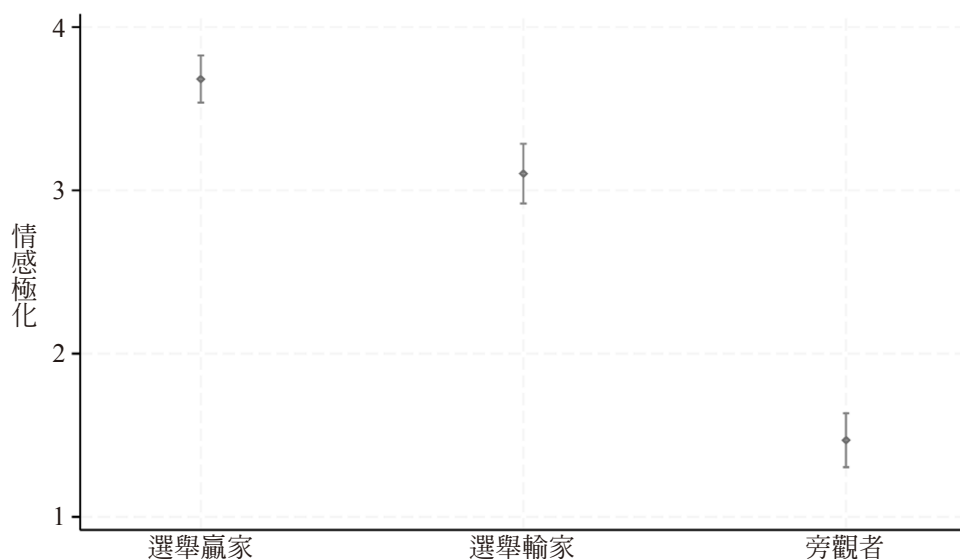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接著，本研究比較不同類型的選民在情感極化上是否具有顯著的差異。從圖3可知屬於選舉贏家的選民具有最高的情感極化程度，其次為選舉輸家的選民，兩者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兩者差異為 0.507 ， $p < 0.001$ ）。另

外，屬於旁觀者的選民則具有最低的情感極化程度，其與屬於選舉贏家和輸家的選民的情感極化程度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差異（選舉贏家和旁觀者差異為2.152， $p < 0.001$ ；選舉輸家和旁觀者差異為1.646， $p < 0.001$ ）。圖3提供初步的證據顯示選舉輸家和贏家，以及旁觀者在情感極化程度上存在顯著性的差異。不過，與本研究預期相反，選舉贏家的選民的情感極化反而高於選舉輸家的選民。另一方面，爲了瞭解政治效能感是否會對不同類型選民的情感極化產生調節作用，本研究先試探性分析不同類型選民的政治效能感是否具有顯著性的差異。如圖4所示，屬於選舉贏家的選民具有最高的政治效能感，而屬於選舉輸家的選民則是具有最低的政治效能感。由於屬於選舉贏家的選民對於其所支持的政黨或是候選人的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原本就比較熟悉，因此當贏得選舉之後，可以瞭解其支持的政黨或是候選人的政策方向，並預期他們會在政策執行上回應其需求，進而提升自身的政治效能感。反之，屬於選舉輸家的選民對於由敵對陣營所掌握政府會回應其需求的信心程度較低，加上對於政府政策的懷疑，進而導致政治效能感的降低。因此，相較於選舉輸家，屬於選舉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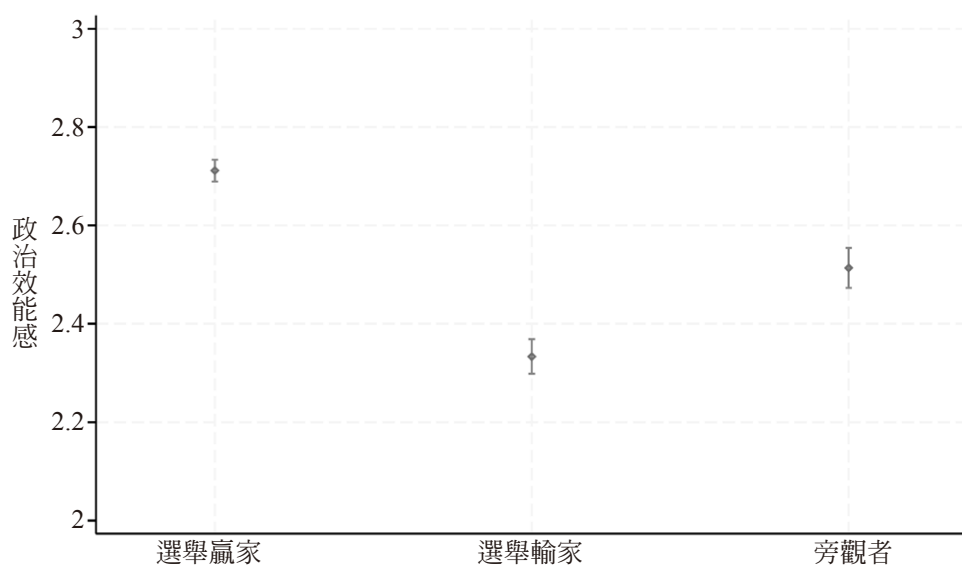
圖3 不同類型選民的情感極化之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家的選民傾向具有較高的政治效能感。另外，屬於旁觀者的選民的政治效能感則是介於選舉輸家和贏家之間，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選舉輸家和贏家，以及旁觀者三者之間的政治效能感具有顯著性的差異（ F 值為127.59， $p < 0.001$ ）。簡言之，圖4的結果隱含著選舉輸家和贏家，以及旁觀者會受到政治效能感的調節作用，而對三者的情感極化程度產生異質性的影響。

圖4 不同類型選民的政治效能感之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進一步透過多元迴歸模型檢視選民類型是否會與政治效能感來對情感極化產生交互作用的影響。如表3所示，屬於選舉輸家和旁觀者的選民相較於選舉贏家具有較高的情感極化程度，兩個變數皆達到統計顯著性。另外，政治效能感和情感極化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亦即政治效能感愈高的民眾傾向具有較高的情感極化程度。更重要的是，選舉輸家和旁觀者兩個變數與政治效能感的交互作用項皆達到統計顯著性，兩個交互作用項對於情感極化皆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隱含著政治效能感的提升將有助於減緩選舉輸家和旁觀者選民的情感極化程度。為了清楚呈現選民類型、政治效能感和情感極化之間的關

係，本研究分別針對選舉贏家、選舉輸家和旁觀者繪製政治效能感和情感極化關係的預測分布。圖5清楚顯示選民類型和情感極化之間的關係會受到政治效能感的調節而產生異質性的影響。換言之，隨著政治效能感的提升，屬於選舉贏家的選民會強化其情感極化程度，當政治效能感為最低時（數值為1），其情感極化程度的預測值為2.04；然而，當政治效能感為最高時（數值為4），其情感極化程度的預測值增加至4.10，兩者差異約為2.06。另一方面，隨著政治效能感的提升，屬於選舉輸家和旁觀者的選民則會弱化其情感極化程度。確切而言，當政治效能感為最低時（數值為1），屬於選舉輸家的選民的情感極化程度的預測值為3.95，而當政治效能感為最高時（數值為4），其情感極化程度的預測值降低至1.99，兩者差異約為1.96。至於屬於旁觀者的選民的情感極化程度在政治效能感最低和最高時的預測值差異約略為0.16。綜合上述發現可知，身為選舉輸家、贏家或是旁觀者確實會對選民的情感極化態度產生顯著性的影響，並且受到政治效能感的調節進而加劇選舉贏家或是舒緩選舉輸家和旁觀者的情感極化程度。

表3 影響臺灣民衆情感極化之多元迴歸模型分析

	係數	(標準誤)
選民類型		
選舉輸家	3.244 ***	(0.534)
旁觀者	1.351 *	(0.596)
政治效能感	0.687 ***	(0.132)
交互作用項		
選舉輸家×政治效能感	-1.339 ***	(0.209)
旁觀者×政治效能感	-0.739 **	(0.227)
政治興趣	0.351 ***	(0.060)
黨性強度	1.236 ***	(0.044)
族群認同		
臺灣人認同	0.366 ***	(0.0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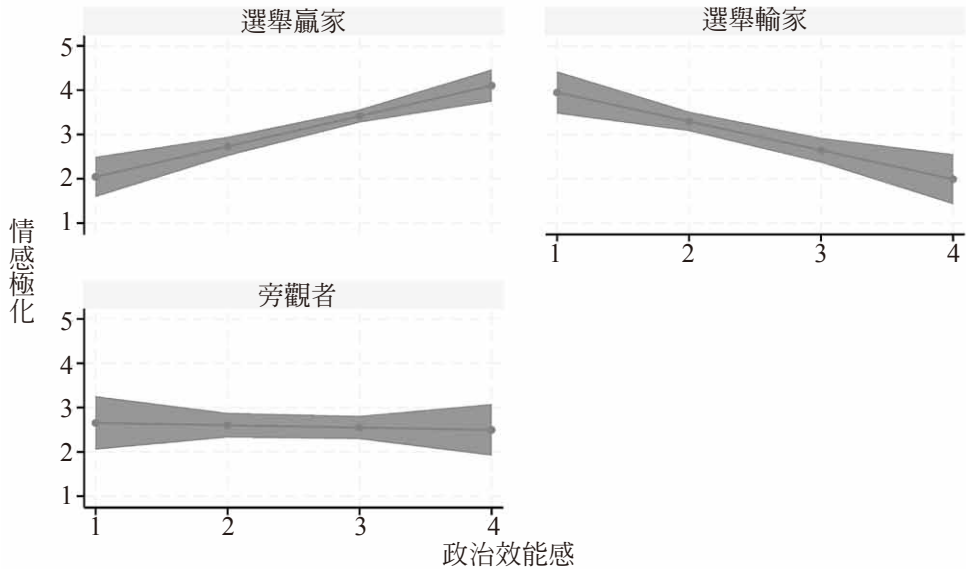
	係數	(標準誤)
中國人認同	0.406 \$	(0.155)
統獨立場		
偏向獨立	0.895 ***	(0.100)
偏向統一	0.432 **	(0.156)
教育程度		
高中職教育程度	-0.306 *	(0.135)
專科教育程度	-0.675 ***	(0.162)
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	-0.827 ***	(0.145)
省籍		
本省閩南人	0.118	(0.129)
大陸各省市人	0.122	(0.181)
其他	-0.778 *	(0.319)
年齡	0.014 ***	(0.003)
女性	0.015	(0.084)
常數	-3.022 ***	(0.435)
樣本數	2,755	
<i>F</i> -statistic	104.14 ***	
Adjusted <i>R</i> ²	0.42	

說明：1. *** : $p < 0.001$; ** : $p < 0.01$; * : $p < 0.05$; \$: $p < 0.10$ 。

2.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TEDS2021（陳陸輝 2021）。

圖5 政治效能感對於不同類型選民情感極化的異質性影響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除了上述主要解釋變數之外，本研究亦發現政治興趣、黨性強度、族群認同、統獨立場、教育程度和年齡等變數會對個人的情感極化程度產生影響。與過去研究發現相一致，政治興趣和情感極化之間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亦即對於政治愈感興趣的民衆具有較高的情感極化程度。不令人意外地，黨性強度對於個人的情感極化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亦即黨性強度愈強的民衆傾向具有較高的情感極化程度。臺灣政治分歧中的兩大因素——族群認同和統獨立場——亦與情感極化具有緊密的關係。確切而言，具有臺灣人認同或是中國人認同的民衆相較於雙重認同者具有較高的情感極化程度，不過中國人認同此一變數僅有達到 $p < 0.10$ 的統計顯著水準（ $p = 0.099$ ）；支持獨立或支持統一的民衆相較於支持維持現狀者具有較高的情感極化程度。由於在臺灣的政治脈絡下，族群認同和統獨立場兩者與特定政治陣營之間具有高度的連結，因此當民衆在族群認同和統獨立場上具有特定立場時，很容易產生「我群」與「他群」的區分，進而導致明顯的情感好惡差異。另外，相較於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

民衆，具有高中職、專科或是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民衆皆具有較低的情感極化程度，並且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情感極化程度亦隨之降低，此顯示透過教育將有助於降低情感極化的情形。經由教育，個人可以接觸更廣泛的思想和觀點，並瞭解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關的價值觀，以促進同理心和減少妖魔化持相反觀點的政治陣營的傾向，從而減輕情感極化的強度。最後，年齡和情感極化之間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亦即隨著年齡的增長，民衆會具有愈高的情感極化程度。⁶

上述分析結果已驗證選民類型與政治效能感會對個人的情感極化產生交互作用的影響。然而，本研究有關選舉輸家、贏家和旁觀者的編碼方式，或許有人認為將2020年總統選舉中不具有投票權的受訪者歸為旁觀者並不適當，因為其可能有偏好的總統候選人，只是礙於年紀尚未達到法定投票年齡而無法投票，因此本研究進一步將這群受訪者從旁觀者中排除，以瞭解是否會影響本研究的發現。如表4的模型1所示，本研究同樣發現選舉輸家和旁觀者的選民相

⁶ 上述分析結果已驗證本研究有關選民類型與政治效能感會對個人的情感極化產生交互作用的影響。然而，由於變數遺漏值的關係，本研究的分析樣本數從3,547個減至2,755個，少了約八百位受訪者，導致變數關係的估計可能出現偏誤或是不可信的疑慮。從附錄2可知，本研究的依變數情感極化和兩個主要解釋變數——選民類型和政治效能感——是具有最多遺漏值的變數。因此，為了減緩變數遺漏值太多可能造成變數關係的錯誤估計的顧慮，本研究進一步利用鏈式方程多重插補法（multiple imputation by chained equations）來填補遺漏的資料。鏈式方程多重插補法是一種被廣泛利用來處理遺漏資料的插補方法，其為一種彈性的迭代方法，可以根據觀察到的資料使用多重插補來替換遺漏的資料。鏈式方程多重插補法假定資料是屬於隨機性遺漏（missing at random），此意謂著資料遺漏的機率可以透過觀察到的資料來解釋（Azur et al. 2011）。本研究利用插補後的資料分析變數之間的關係，以確認是否得到一致的發現。結果如附錄3所示，選民類型和政治效能感同樣對於個人情感極化具有顯著性的正向影響，雖然旁觀者此一變數僅有達到 $p < 0.10$ 的統計顯著水準（ $p = 0.087$ ）。此外，選舉輸家和旁觀者與政治效能感的交互作用項同樣對於情感極化具有顯著性的負向影響。簡言之，插補後資料的分析結果與未插補資料的發現相一致，亦即選民類型與情感極化之間的關係會受到政治效能感的調節作用而產生異質性的影響。除此之外，就其他控制變數而言，插補後資料的分析結果同樣顯示政治興趣、政黨認同、族群認同、統獨立場、教育程度和年齡對於個人的情感極化具有顯著性的影響，且影響方向與未插補資料的發現相一致。唯一的差異是在插補後資料的分析中，中國人認同此一變數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據此，可推論變數遺漏值所造成的樣本排除並不會影響本研究的主要發現。

較於選舉贏家的選民會有較高的情感極化程度，雖然旁觀者此一變數僅達到 $p < 0.10$ 的統計顯著水準 ($p = 0.059$)，並且兩者的情感極化程度皆會因為政治效能感的提升而減弱。此外，關於控制變數的分析結果亦與上述的發現相一致。因此，是否將2020年總統選舉中不具有投票權的受訪者歸為旁觀者進行分析並不會影響本研究的發現。另一方面，或許有人認為情感極化應僅存在於具有黨性，即具有政黨認同的民衆身上，因此在探討民衆的情感極化時應將不具有黨性的選民排除在外。據此，本研究將中立選民從分析中排除，以檢視是否會得到不一樣的發現。如表4的模型2所示，本研究再次發現選舉輸家和旁觀者的選民相較於選舉贏家的選民會有較高的情感極化程度。同樣地，旁觀者此一變數僅達到 $p < 0.10$ 的統計顯著水準 ($p = 0.077$)。此外，政治效能感同樣對於選舉贏家、輸家和旁觀者的情感極化程度具有調節作用，亦即隨著政治效能感的提升，選舉輸家和旁觀者的選民的情感極化程度會削弱，而選舉贏家的選民的情感極化則會加強。因此，是否排除中立選民進行分析並不會影響本研究的發現。另一方面，由於情感極化的理論基礎主要是基於「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因此過去有關民衆情感極化的研究多是從政黨認同的觀點來進行探討，而本研究以選民在單次選舉中的投票對象來決定其為選舉贏家或輸家的作法可能會產生疑慮。因此，本研究進一步使用受訪者的政黨認同來判斷其屬於選舉贏家、輸家或是旁觀者。確切而言，本研究將執政黨，亦即民進黨認同者歸為選舉贏家、在野黨認同者歸為選舉輸家，而中間選民則歸為旁觀者。分析結果如表4模型3所示，以政黨認同來編碼選舉贏家、輸家和旁觀者並不會影響本研究的發現，結果同樣顯示屬於選舉輸家和旁觀者的選民相較於選舉贏家的選民具有較高的情感極化程度，然而隨著政治效能感的提升，選舉輸家和旁觀者的情感極化程度將會減弱。因此，不論是以政黨認同或是單次選舉的投票對象來分類選民類型，本研究皆得到一致性的發現，此或許是因為政黨認同和投票對象之間本來就具有高度的關聯性。整體而言，綜合上述各種分析結果，本研究證實選舉輸家、贏家和旁觀者具有不同的情感極化程度，並且政治效能感在選民類型和情感極化之間的關係上發揮著重要的調節作用。

最後，上述分析主要是使用非選舉年所蒐集的調查資料進行分析，而鑒於選舉輸家和選舉贏家的選民的情緒反應可能在選舉年會更加明顯，尤其是在總

統大選時。⁷因此，本研究進一步利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在2008年、2012年、2016年以及2020年四次總統選舉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以檢視是否可以獲得類似的發現。⁸此四次總統選舉也正好涵蓋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執政和在野角色互換，將能瞭解兩黨支持者的情感極化是否在選舉輸家和贏家的角色轉換時有所差異。表5第1欄呈現合併四次調查資料並加上年度虛擬變數的分析結果，同樣發現選舉輸家和政治效能感具有顯著的負向交互作用效果，亦即選舉輸家的選民會因為其政治效能感的增加而減少其情感極化的程度。同樣地，屬於旁觀者的選民也會隨著政治效能感的提升而降低其情感極化的程度。就其他控制變數而言，四次總統選舉調查資料的分析結果同樣顯示政治興趣、黨性強度、族群認同、統獨立場、教育程度和年齡對於個人的情感極化具有顯著性的影響，且影響方向與TEDS2021的發現相一致。據此，是否使用選舉年的調查資料來進行分析似乎並不會影響本研究的結果。然而，當將四次總統選舉的調查資料分開分析時，則發現不同年度的結果有所不同。如表5所示，在2008年和2016年的總統選舉中，雖然出現政黨輪替，但是不同類型選民之間的情感極化並沒有顯著的差異，而且政治效能感與選民類型之間也沒有交互作用效果。然而，在2012年和2020年的總統選舉中，選舉輸家和選舉贏家的選民在情感極化方面存在顯著性的差異，而且政治效能感的提升有助於選舉輸家選民的情感極化降低。旁觀者選民則只在2012年的選舉中發現到顯著的結果。總的來說，研究結果顯示選民類型和政治效能感對於選民的情感極化具有重要影響，但是其影響程度在不同年度和選舉環境下可能有所不同。在2008年和2016年的總統選舉中，未觀察到不同類型選民之間的情感極化有顯著差異，而且選民類型和政治效能感之間也沒有交互作用效果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這兩次總統選舉結果相對較為明確和不具爭議。換言之，選民對於誰會當選總統可能有較少的懸念，因為2008年選前民進黨因為陳水扁的弊案而士氣低迷，而2016年選前則是社會瀰漫對於馬英九執政的不滿而使國民黨陷入苦戰，因

⁷ 作者感謝審查人提供此一分析建議。

⁸ 關於政治興趣此一變數，由於2008年和2012年的調查並未詢問政治興趣的題目，因此本研究以「請問您平時有沒有與人討論政治或選舉方面的問題？」此一題目來替代。

此選民普遍預期國民黨和民進黨分別在2008年和2016年會贏得總統選舉。在這種情況下，選民的情感極化可能會相對較低，因為情感極化通常伴隨著選舉結果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和爭議性的情況。總之，2008年和2016年的總統選舉可能具有較為穩定和明確的選舉結果，導致未觀察到不同選民類型之間的情感極化有顯著性的差異，以及選民類型和政治效能感對情感極化的交互作用效果不明顯。

表4 影響臺灣民衆情感極化之多元迴歸模型分析——穩健性分析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選民類型						
選舉輸家	3.225 ***	(0.541)	3.583 ***	(0.687)	2.395 ***	(0.618)
旁觀者	1.244 \$	(0.659)	1.754 \$	(0.992)	1.327 *	(0.616)
政治效能感	0.690 ***	(0.134)	0.867 ***	(0.174)	0.700 ***	(0.175)
交互作用項						
選舉輸家政治效能感	-1.330 ***	(0.212)	-1.423 ***	(0.267)	-1.356 ***	(0.231)
旁觀者政治效能感	-0.722 **	(0.259)	-0.899 *	(0.375)	-0.685 **	(0.221)
政治興趣	0.341 ***	(0.062)	0.418 ***	(0.081)	0.365 ***	(0.059)
政黨認同強度	1.231 ***	(0.046)	1.147 ***	(0.088)	1.272 ***	(0.072)
族群認同						
臺灣人認同	0.339 **	(0.109)	0.544 ***	(0.152)	0.226 *	(0.102)
中國人認同	0.401	(0.252)	0.537 \$	(0.313)	0.439 \$	(0.245)
統獨立場						
偏向獨立	0.943 ***	(0.105)	1.001 ***	(0.139)	0.790 ***	(0.098)
偏向統一	0.447 **	(0.158)	0.672 **	(0.204)	0.582 ***	(0.153)
教育程度						
高中職教育程度	-0.273 *	(0.138)	-0.576 **	(0.184)	-0.223 \$	(0.134)
專科教育程度	-0.681 ***	(0.166)	-0.923 ***	(0.220)	-0.538 **	(0.161)
大學以上教育程度	-0.835 ***	(0.151)	-1.246 ***	(0.197)	-0.608 ***	(0.144)
省籍						
本省閩南人	0.150	(0.136)	0.014	(0.179)	0.153	(0.128)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大陸各省市人	0.152	(0.187)	0.038	(0.244)	0.305 \$	(0.180)
其他	-0.846 *	(0.339)	-0.862 \$	(0.478)	-0.778 *	(0.316)
年齡	0.015 ***	(0.004)	0.011 *	(0.005)	0.019 ***	(0.003)
女性	0.056	(0.088)	0.160	(0.115)	0.024	(0.083)
常數	-3.095 ***	(0.446)	-3.165 ***	(0.615)	-3.136 ***	(0.566)
樣本數	2,582		1,726		2,755	
<i>F</i> -statistic	95.03 ***		35.05 ***		108.39 ***	
Adjusted <i>R</i> ²	0.41		0.27		0.43	

說明：1. 模型1排除2020年總統選舉不具有投票權之受訪者；模型2排除中立選民之受訪者；模型3以政黨認同編碼選舉贏家、輸家和旁觀者。

2. *** : $p < 0.001$; ** : $p < 0.01$; * : $p < 0.05$; \$: $p < 0.10$ 。

3.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TEDS2021（陳陸輝 2021）。

表5 影響臺灣民眾情感極化之多元迴歸模型分析-跨年度分析

	TEDS2008-2020		TEDS2008		TEDS2012		TEDS2016		TEDS2020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選民類型										
選舉輸家	1.183 ** (0.364)	0.366 (0.690)	2.350 ** (0.730)	-0.687 (0.757)	2.247 ** (0.785)					
旁觀者	0.381 (0.465)	-1.184 (0.961)	3.141 ** (0.958)	-1.027 (0.842)	0.756 (0.983)					
政治效能感	0.235 * (0.094)	-0.251 (0.191)	0.414 * (0.203)	0.003 (0.180)	0.742 *** (0.192)					
交互作用項										
選舉輸家政治效能感	-0.658 *** (0.148)	-0.139 (0.283)	-1.045 *** (0.293)	-0.063 (0.302)	-1.023 ** (0.315)					
旁觀者政治效能感	-0.467 * (0.189)	0.219 (0.403)	-1.311 ** (0.390)	-0.097 (0.339)	-0.604 (0.389)					
政治興趣	0.243 *** (0.041)	0.145 \$ (0.079)	0.168 * (0.077)	0.313 *** (0.086)	0.331 *** (0.094)					
黨性強度	1.272 *** (0.034)	1.362 *** (0.068)	1.343 *** (0.068)	1.200 *** (0.065)	1.137 *** (0.068)					
族群認同										
臺灣人認同	0.243 ** (0.076)	-0.200 (0.153)	0.000 (0.149)	0.425 ** (0.156)	0.498 ** (0.171)					
中國人認同	0.554 ** (0.169)	0.903 ** (0.310)	-0.095 (0.350)	0.834 * (0.345)	0.455 (0.356)					
統獨立場										
偏向獨立	0.736 *** (0.078)	0.899 *** (0.171)	0.848 *** (0.165)	0.614 *** (0.152)	0.398 * (0.156)					
偏向統一	0.355 ** (0.103)	0.231 (0.195)	0.256 (0.190)	0.836 *** (0.205)	0.186 (0.246)					
教育程度										
高中職教育程度	-0.140 (0.097)	-0.365 \$ (0.188)	0.056 (0.186)	-0.045 (0.194)	-0.077 (0.209)					
專科教育程度	-0.432 *** (0.117)	-0.149 (0.227)	-0.386 \$ (0.231)	-0.451 \$ (0.231)	-0.614 * (0.253)					
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	-0.333 ** (0.111)	-0.298 (0.220)	-0.234 (0.221)	-0.043 (0.216)	-0.625 ** (0.234)					
省籍										

	TEDS2008-2020		TEDS2008		TEDS2012		TEDS2016		TEDS2020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本省閩南人	-0.272 ** (0.098)	-0.359 \$ (0.208)	-0.282 (0.194)	-0.424 * (0.186)	-0.165 (0.191)					
大陸各省市人	-0.178 (0.135)	0.116 (0.274)	-0.311 (0.262)	-0.485 \$ (0.262)	-0.003 (0.285)					
其他	-0.202 (0.206)	0.922 * (0.469)	0.344 (0.419)	-0.488 (0.354)	-1.282 ** (0.419)					
年齡	0.015 *** (0.003)	0.017 ** (0.005)	0.022 *** (0.006)	0.009 \$ (0.005)	0.013 * (0.005)					
女性	0.109 \$ (0.065)	0.126 (0.129)	0.147 (0.128)	-0.043 (0.126)	0.286 * (0.134)					
年度										
2012	-0.438 *** (0.090)									
2016	-0.310 ** (0.093)									
2020	-0.125 (0.094)									
常數	-1.301 *** (0.307)	-0.149 (0.617)	-2.685 *** (0.641)	-0.627 (0.613)	-2.658 *** (0.645)					
樣本數	5,323	1,352	1,340	1,275	1,355					
F-statistic	118.62 ***	38.03 ***	34.82 ***	41.09 ***	33.37 ***					
Adjusted R ²	0.33	0.34	0.32	0.37	0.31					

說明：1. TEDS2008和TEDS2012的政治興趣問卷題目為：「請問您平時有沒有與人討論政治或選舉方面的問題？」；而TEDS2016和TEDS2020的政治興趣問卷題目為：「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政治的事情，感不感興趣？」。

2. *** : $p < 0.001$; ** : $p < 0.01$; * : $p < 0.05$; \$: $p < 0.10$ 。

3.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TEDS2008、TEDS2012、TEDS2016以及TEDS2020 (游清鑫 2008；朱雲漢 2012；黃紀 2016；2020)。

伍、結論

情感極化，即具有不同政治信仰或意識形態的個人或群體之間強烈和負面的情感對立，已成為當今民主社會中日益突出和令人擔憂的現象。情感極化的特點是對立政治陣營之間根深蒂固的敵意和不信任，導致不良的政治氛圍並阻礙政府的施政和社會的凝聚。因此，瞭解影響情感極化的原因對於解決導致其持續存在的根本因素並找到減輕其負面後果的潛在解決方案至關重要。本研究認為選舉結果造成選民成為輸家或贏家，會進而影響其情感極化的情形。再者，選舉輸家或贏家所展現的情感極化程度會受到其政治效能感的調節而產生異質性的影響。利用TEDS2021的調查資料，本研究提供經驗證據驗證了上述的觀點，亦即政治效能感的提升會強化選舉贏家的情感極化程度，但是會弱化選舉輸家的情感極化程度。此外，旁觀者的情感極化程度亦會因為政治效能感的提升而弱化，雖然其弱化的程度低於選舉輸家。本研究發現隱含著選舉結果對於個人情感極化的潛在影響，當選民所支持的政黨或候選人在選舉中落敗時，成為選舉輸家的他們將會產生失望、憤怒或沮喪等負面情緒，進而加劇其情感極化的程度。不過，選舉輸家的情感極化可望透過政治效能感的提升而加以減緩。另一方面，雖然選舉贏家的選民會展現較低程度的情感極化，但是隨著其政治效能感的提升，將會增強其情感極化的程度。選舉輸家/贏家和政治效能感的交互作用亦增進我們瞭解個人的選舉經歷以及對其有效參與政治過程和影響政治結果能力的信念如何結合起來形塑個人的情感極化。因此，透過關注選舉輸家/贏家、政治效能感以及其交互作用效果，本研究發現擴充了現有關於情感極化的文獻，提供了新的觀點來瞭解影響個人情感極化的潛在因素。另一方面，本研究亦發現選民類型、政治效能感和情感極化之間的關係在不同年度和選舉脈絡下會有所不同。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檢視在不同選舉脈絡下選民情感極化的變化和影響因素。

本研究對於情感極化的理論意涵有幾項重要貢獻。首先，本研究強調選舉結果對情感極化的潛在影響，指出選民在選舉中成為輸家或贏家，會顯著影響其情感極化的程度。這表明情感極化不僅是政治立場對立的結果，還與選民的選舉經驗緊密相關，選舉結果塑造了他們對政治對手的情感反應。其次，本研

究進一步探討政治效能感在情感極化中的調節作用，揭示對選舉輸家和贏家的情感極化具有異質性的影響。具體而言，政治效能感的提升會加強選舉贏家的情感極化，而對選舉輸家則有減弱效果，對旁觀者的影響則更為輕微。這個發現深化我們對政治效能感的瞭解，說明其不僅影響個人的政治參與，還對情感極化有著重要的調節作用。最後，本研究提出選舉輸家和贏家如何透過與政治效能感的互動影響其情感極化程度的理論框架。這種互動效應提供一個新的觀點，說明個人對政治過程的參與感和影響能力如何形塑其情感反應。這一發現不僅擴展情感極化的理論觀點，對於理解如何減輕情感極化的負面影響亦具有實踐意涵，尤其是可以透過提高政治效能感來減弱選舉輸家的情感極化，從而促進更穩定的政治環境。

另一方面，就實務意涵而言，本研究發現對於減緩情感極化的努力具有實際意義，亦即如何消弭選民因為所支持政黨或候選人敗選所產生的負面情緒以及提升其對於自己有能力影響或是改變政府政策的信念都可能有助於緩解情感極化的情形。具體的作法如鼓勵不同政黨支持者之間進行公開和尊重的對話，透過關注共同價值觀、共同目標和強調健康的政治競爭的重要性來促進選舉輸家和贏家之間的相互理解；亦可以鼓勵選舉輸家的選民將負面情緒轉化為積極參與政治事務和政策討論，以此促進個人的賦權意識，讓他們感受到自己的聲音對於政府仍然很重要。簡言之，勝選者可以透過提高政治效能感和促進個人賦權意識的策略來抵消因為選舉結果所產生的政治對立，進而減緩情感極化的情形。鑒於選舉輸家和贏家在情感極化上的差距有可能助長彼此的不信任和疏遠感，因此我們應該努力探索解決選舉輸家和贏家情感極化差距的方法，以促進彼此的包容性和發展更具凝聚力和參與性的民主治理方式。

雖然本研究證實了選舉輸家和贏家對於情感極化的影響會受到政治效能感的調節，但是礙於本研究所使用的分析資料屬於橫斷面資料，可能會產生變數因果關係上的疑慮。本研究承認在變數因果關係的驗證上還有可改進之處，然而考量到本研究所使用的調查資料並非在選舉年進行蒐集，因此依變數情感極化和自變數選民類型在時序上應有所差異，亦即受訪者在回答其對於民進黨和國民黨的喜好程度時應是以訪問當下的感受來表示意見，然而選民類型——選舉輸家、贏家和旁觀者——乃是根據受訪在前一年總統選舉的投票對象來進行

操作，故在本研究中情感極化理應無法影響受訪者是屬於選舉輸家、贏家或是旁觀者，因此選民類型和情感極化之間的因果關係疑慮較低。不過，政治效能感和情感極化之間的影響方向則在橫斷面資料中難以斷定，雖然過去文獻和本研究都認為理論上是政治效能感影響情感極化。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採取更嚴謹的研究設計以驗證選民類型、政治效能感和情感極化之間的因果關係。另一方面，本研究在測量個人的情感極化態度時，僅仰賴受訪者對於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喜好程度。然而，鑒於臺灣近期政黨政治的發展，這樣的情感極化操作化方式在未來恐怕得進行調整，才能真正反映出民衆的情感極化態度。最後，本研究僅檢視政治效能感對於選舉輸家和贏家的情感極化的調節作用，而未來研究可再探詢選民類型和情感極化之間是否存在其他的調節機制或是中介機制，以勾勒出影響民衆情感極化因素更完整的輪廓。

（收件：112年7月31日，接受：113年9月24日）

附錄1 變數問卷題目

變數	問卷題目	編碼方式
情感極化	<p>1. 我們想要請您用0到10來表示您對國內幾個政黨的看法，0表示您「非常不喜歡」這個政黨，10表示您「非常喜歡」這個政黨。首先您會給國民黨多少？</p> <p>2. 那民進黨呢？</p>	將受訪者對於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喜好程度（0到10）相減取絕對值，數值介於0到10之間。
選民類型	請問去年（2020年）的總統選舉，您投給哪一組候選人？	將受訪者分為選舉贏家（投給蔡英文和賴清德）、選舉輸家（投給宋楚瑜和余湘，或是韓國瑜和張善政）和旁觀者（沒有去投票，或是投廢票，或是未領票）三類，以選舉贏家作為對照組，創造兩個虛擬變數。
政治效能感	<p>在我們的社會上，不同的人對於政治有不同的看法。接下來我要唸幾段話，請您告訴我您同不同意這些看法。</p> <p>1. 有人說：「我們一般民眾對政府的作為，沒有任何影響力。」</p> <p>2. 有人說：「政府官員不會在乎我們一般民眾的想法。」</p> <p>3. 有人說：「政治有時候太複雜了，所以我們一般民眾實在搞不懂。」</p>	將受訪者針對政治效能感的三個題目的回答先各自編碼為1到4的數值，數值愈高表示政治效能感愈高。然後再將受訪者的答案取平均數。

變數	問卷題目	編碼方式
政治興趣	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政治的事情，感不感興趣？	編碼為1到4的數值，分別代表完全沒興趣、不太有興趣、有點興趣和非常有興趣。
黨性強度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在目前國內的政黨中，請問您有沒有偏向哪一個政黨？ 2. 那相對來說，請問您有沒有稍微偏向哪一個政黨？ 3. 請問，您偏向這個政黨的程度是很強，普通，還是有一點？ 	編碼為1到4的數值，分別代表無黨性、有一點、普通和很強。
族群認同	在我們社會上，有人說自己是「臺灣人」，也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說都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臺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	將受訪者的族群認同分為雙重認同、臺灣人認同，以及中國人認同三類，以雙重認同作為對照組，創造兩個虛擬變數。
統獨立場	關於臺灣和大陸的關係，這張卡片上有幾種不同的看法：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儘快統一；2：儘快獨立；3：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4：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5：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6：永遠維持現狀。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種？ 	將受訪者的統獨立場分為維持現狀（包含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以及永遠維持現狀）、偏向獨立（包含儘快獨立和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以及偏向統一（包含儘快統一和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三類，以維持現狀作為對照組，創造兩個虛擬變數。

變數	問卷題目	編碼方式
教育程度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什麼？	將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分為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高中職教育程度、專科教育程度，以及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四類，以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作為對照組，創造三個虛擬變數。
省籍	請問您的父親是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原住民，還是新住民？	將受訪者的省籍分成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和其他四類，以本省客家人作為對照組，創造三個虛擬變數。
年齡	請問您是民國幾年幾月出生的？	以訪問年110年減去受訪者出生年，計算受訪者年齡。
性別	受訪者的性別。	以男性為對照組，編碼為0；女性編碼為1。

資料來源：TEDS2021（陳陸輝 2021）。

附錄2 變數遺漏值情況

	遺漏值	遺漏值百分比 (%)
情感極化	215	6.1
選民類型	313	8.8
政治效能感	426	12.0
政治興趣	24	0.7
黨性強度	82	2.3
族群認同	55	1.6
統獨立場	141	4.0
教育程度	3	0.1
省籍	29	0.8
年齡	17	0.5
性別	0	0.0
總樣本數		3,547

資料來源：TEDS2021（陳陸輝 2021）。

附錄3 影響臺灣民衆情感極化之多元迴歸模型分析——多重插補法

	係數	(標準誤)
選民類型		
選舉輸家	2.742 ***	(0.593)
旁觀者	1.025 \$	(0.588)
政治效能感	0.572 **	(0.151)
交互作用項		
選舉輸家×政治效能感	-1.164 ***	(0.225)
旁觀者×政治效能感	-0.597 *	(0.228)
政治興趣	0.324 ***	(0.055)
黨性強度	1.256 ***	(0.042)
族群認同		
臺灣人認同	0.368 ***	(0.093)
中國人認同	0.156	(0.221)
統獨立場		
偏向獨立	0.965 ***	(0.093)
偏向統一	0.511 ***	(0.140)
教育程度		
高中職教育程度	-0.338 **	(0.116)
專科教育程度	-0.710 ***	(0.147)
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	-0.783 ***	(0.133)
省籍		
本省閩南人	0.222 \$	(0.117)
大陸各省市人	0.235	(0.164)
其他	-0.503 \$	(0.284)
年齡	0.017 ***	(0.003)

	係數	(標準誤)
女性	0.001	(0.077)
常數	-2.974 ***	(0.448)
樣本數	3,547	
<i>F</i> -statistic	120.20 ***	
Adjusted R^2	0.40	

說明：1. *** : $p < 0.001$; ** : $p < 0.01$; * : $p < 0.05$; \$: $p < 0.10$ 。

2.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TEDS2021（陳陸輝 2021）。

The Difference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between Electoral Losers and Winner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olitical Efficacy

Ching-Hsing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 has pointed 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electoral losers and winners in terms of democratic satisfaction and political support. However, there has been scarce examination of whether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ffective polarization between electoral losers and winner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in fiercely competitive elections, electoral losers lack confidence in the winners and distrust that their needs will be addressed, deepening the divide between them and the winning camp, and leading to higher level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electoral winners, being on the victorious side and wielding political power, may be more inclusive towards the opposing camp, resulting in lower level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further contend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oral losers/winners and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s subject to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litical efficacy, yielding heterogeneous impacts. Using data from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Benchmark Survey, 2021 (TEDS2021), this study find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ffective polarization between electoral losers and winners, with electoral losers exhibiting higher level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than electoral winners. However, as political efficacy increases, the affective polarization of electoral losers gradually decreases, while that

of electoral winners gradually increases. Nevertheless, further analysis using survey data from the four presidential elections between 2008 and 2020 reveal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ter types,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and affective polarization varies in different years and electoral contexts. Overall,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enhance our comprehension of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exerted by electoral losers and winners and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existing body of literature by shedding light on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Keywords: Electoral Losers, Electoral Winners, Affective Polarization, Political Efficacy, TEDS.

參考文獻

- 朱雲漢，2012，〈2009年至2012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3/3）：2012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 100-2420-H-002-030，臺北：行政院國科會。Chu, Yun-han. 2012. *2009 nian zhi 2012 nian xuanju yu minzhuhua diaocha san nian qi yanjiu guihua (III): 2012 nian zongtong yu lifa weiyuan xuanju mianfang an.* [A Three-year Research Plan on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09~2012(3): The Survey of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Elections, 2012.]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Project number: NSC 100-2420-H-002-030.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 李世宏，2006，〈賦權理論與政治態度之變化：2002年至2004年台北市、桃園縣，以及台中市外省族群政治功效意識之變化〉，《政治學報》，41：35-79。Lee, Shih-hung. 2006. "Fuquan lilun yu zhengzhi taidu zhi bianhua: 2002 nian zhi 2004 nian Taipei shi, Taoyuan xian, yiji Taizhong shi waisheng zuqun zhengzhi gongxiao yishi zhi bianhua" [Empowerment Theory and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Attitude: The Change of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of Mainlanders in Taipei City, Taoyuan County, and Taichung City from 2002 to 2004].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41: 35-79.
- 林聰吉，2013，〈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嗎？—探索台灣總統大選的選舉輸家〉，《臺灣民主季刊》，10（1）：1-34。Lin, Tsong-jyi. 2013. "Huanle weizhi jiu huanle naodai ma?—tansuo Taiwan zongtongdaxuan de xuanjushujia" [Does a Change of Position Mean a Change of Mind? Exploring Political Attitudes of Losers in Taiwanes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10 (1): 1-34.
- 吳重禮、李世宏，2005，〈政治賦權、族群團體與政治參與：2001年縣市長選舉客家族群的政治信任與投票參與〉，《選舉研究》，12（1）：69-115。Wu, Chung-li and Shih-Hung Lee. 2005. "Zhengzhi fuquan, zuqun tuanti yu zhengzhi canyu: 2001 nian xian shizhang xuanju kejia zuqun de zhengzhi

xinren yu toupiao canyu” [Political Empowerment, Ethnic Group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Trust and Voting Participation of the Hakkas in the 2001 County Magistrate/City Mayoral Elections in Taiwa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2 (1): 69-115.

吳重禮、崔曉倩，2010，〈族群、賦權與選舉評價－2004年與2008年總統選舉省籍差異的實證分析〉，《臺灣民主季刊》，7（4）：137-182。Wu, Chung-li and Hsiao-Chien Tsui. 2010. “Zuqun, fuquan yu xuanju pingjia— 2004 nian yu 2008 nian zongtong xuanju shengji chayi de shizheng fenxi” [Ethnicity, Empowerment, and Electoral Evaluation: Taiwanese-Mainlander Differences in the 2004 and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7 (4): 137-182.

陳陸輝，2021，〈2020年至2024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I）：大規模基點調查面訪案〉，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MOST109-2740-H-004-004-SS4，臺北：行政院國科會。Chen, Lu-huei. 2021. *2020 nian zhi 2024 nian taiwan xuanju yu minzhuhua diaocha si nian qi yanjiu guihua (I): Daguimo jidian diaocha mianfang an.* [A Four-year Research Plan on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20~2024(I): TEDS Benchmark Survey, 2021.]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Project number: MOST109-2740-H-004-004-SS4.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黃紀，2016，〈2012年至2016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4/4）：2016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MOST 101-2420-H-004-034-MY4，臺北：行政院國科會。Huang, Chi. 2016. *2012 nian zhi 2016 nian xuanju yu minzhuhua diaocha si nian qi yanjiu guihua (IV): 2016 nian zongtong yu lifa weiyuan xuanju mianfang an.* [A Four-year Research Plan on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12~2016(4): The Survey of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Elections, 2016.]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Project number: MOST 101-2420-H-004-034-MY4.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黃紀，2020，〈2016年至2020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4/4）：2020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MOST 105-2420-H-004-015-SS4，臺北：行政院國科會。Huang, Chi. 2020. *2016 nian zhi 2020 nian xuanju yu minzhuhua diaocha si nian qi yanjiu guihua (IV): 2020 nian zongtong yu lifa weiyuan xuanju mianfang an*. [A Four-year Research Plan on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16~2020(4): The Survey of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Elections, 2020.]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Project number: MOST 105-2420-H-004-015-SS4.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張佑宗，2009，〈選舉輸家與民主鞏固—台灣2004年總統選舉落選陣營對民主的態度〉，《臺灣民主季刊》，6（1）：41-72。Chang, Yu-tzung. 2009. "Xuanjushujia yu minzhugonggu— Taiwan 2004 nian zongtongxuanju luoxuanzhenying dui minzhu de taidu" [Election Loser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 Election Losers'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tic Ruling Party in the Taiwan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6 (1): 41-72.

游清鑫，2008，〈2005年至2008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4/4）：2008年總統選舉面訪案〉，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 96-2420-H-004-17，臺北：行政院國科會。Yu, Ching-hsin. 2008. *2005 nian zhi 2008 nian xuanju yu minzhuhua diaocha si nian qi yanjiu guihua (IV): 2008 nian zongtong xuanju mianfang an*. [A Four-year Research Plan on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05~2008(4):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08.]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Project number: NSC 96-2420-H-004-17.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蕭怡靖，2014，〈從政黨情感溫度計解析台灣民衆的政治極化〉，《選舉研究》，21（2）：1-42。Hsiao, Yi-ching. 2014. "Cong zhengdang qinggan

- wenduji jiexi Taiwan minzhong de zhengzhijihua”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aiwan: An Analysis on Mass Feeling Thermometer toward Political Partie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1 (2): 1-42.
- Anderson, Christopher J., and Yuliya V. Tverdova. 2001. “Winners, Losers, and Attitudes about Government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2 (4): 321-338. <https://doi.org/10.1177/0192512101022004003>
- Azur, Melissa J., Elizabeth A. Stuar, Constantine Frangakis, and Philip J. Leaf. 2011. “Multiple Imputation by Chained Equations: What Is It and How Does It 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thods in Psychiatric Research*, 20 (1): 40-49.
- Brundidge, Jennifer. 2010. “Encountering ‘Difference’ in the Contemporary Public Spher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ternet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Network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0 (4): 680-700. <https://doi.org/10.1111/j.1460-2466.2010.01509.x>
- Druckman, James N., and Matthew S. Levendusky. 2019. “What Do We Measure When We Measure Affective Polariz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83 (1): 114-122. <https://doi.org/10.1093/poq/nfz003>
- Druckman, James N., and Jeremy Levy. 2022.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In Thomas Rudolph, ed., *Handbook on Politics and Public Opinion*, pp. 257-270.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Gidron, Noam, James Adams, and Will Horne. 2020. *American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yengar, Shanto, Yphtach Lelkes, Matthew Levendusky, Neil Malhotra, and Sean J. Westwood. 2019.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129-146.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olisci-051117-073034>
- Iyengar, Shanto, Gaurav Sood, and Yphtach Lelkes. 2012. “Affect, Not Ideology: A

-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 on Polariz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6 (3): 405-431. <https://doi.org/10.1093/poq/nfs038>
- Lelkes, Yphtach, Gaurav Sood, and Shanto Iyengar. 2017. “The Hostile Audience: The Effect of Access to Broadband Internet on Partisan Affec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1 (1): 5-20. <https://doi.org/10.1111/ajps.12237>
- Mason, Lilliana. 2016. “A Cross-Cutting Calm: How Social Sorting Drives Affective Polariz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80 (S1): 351-377. <https://doi.org/10.1093/poq/nfw001>
- Mason, Lilliana. 2018. “Ideologues without Issues: The Polarizing Consequences of Ideological Identiti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82 (S1): 866-887. <https://doi.org/10.1093/poq/nfy005>
- Moehler, Devra C. 2009. “Critical Citizens and Submissive Subjects: Election Losers and Winners in Afric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 (2): 345-366. <https://doi.org/10.1017/S0007123408000513>
- Nadeau, Richard, and André Blais. 1993. “Accepting the Election Outcome: The Effect of Participation on Losers’ Consen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 (4): 553-563. <https://doi.org/10.1017/S0007123400006736>
- Pierce, Lamar, Todd Rogers, and Jason A. Snyder. 2016. “Losing Hurts: The Happiness Impact of Partisan Electoral Lo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 3 (1): 44-59. <https://doi.org/10.1017/XPS.2015.8>
- Reiljan, Andres, and Alexander Ryan. 2021. “Ideological Tripolarization, Partisan Tribalism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The Foundation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Swedish Multiparty System.”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44 (2): 195-219. <https://doi.org/10.1111/1467-9477.12194>
- Renström, Emma A., Hanna Bäck, and Royce Carroll. 2023. “Threats, Emotions, and Affective Polariz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44 (6): 1337-1366. <https://doi.org/10.1111/pops.12899>
- Rogowski, Jon C., and Joseph L. Sutherland. 2016. “How Ideology Fuels Affective Polariz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38 (2): 485-508. <https://psycnet.apa.org/>

doi/10.1007/s11109-015-9323-7

- Rothschild, Jacob E., Adam J. Howat, Richard M. Shafranek, and Ethan C. Busby. 2019. "Pigeonholing Partisans: Stereotypes of Party Supporters and Partisan Polariz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41 (2): 423-443.
- Simas, Elizabeth N., Scott Clifford, and Justin H. Kirkland. 2020. "How Empathic Concern Fuel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4 (1): 258-269. <https://doi.org/10.1017/S0003055419000534>
- Webster, Steven W., and Alan I. Abramowitz. 2017.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S. Electorate."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45 (4): 621-647. <http://dx.doi.org/10.1177/1532673X17703132>